紀念 李炳南 教授
往生20週年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陳器文　主編

二〇〇六年四月臺灣臺中

紀念李炳南教授
往生二十週年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器文　主編

台中市佛教蓮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紀念李炳南教授往生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初版-台中市：青蓮出版：臺中市佛教蓮社發行；民 95
面；　公分
ISBN-13：978-986-82301-2-5　（精裝）
ISBN-10：986-82301-2-8　（精裝）

1. 李炳南－學術思想－文學
2. 李炳南－學術思想－佛教

820.7　95020066

紀念李炳南教授往生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合辦單位：台中市佛教蓮社
主 編 者：陳器文
編 輯 者：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04）22857078・22861713
發 行 者：台中市佛教蓮社
出 版 者：青蓮出版社
臺中市民生路九巷 30 號
初　　版：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
E-mail：chinese@dragon.nchu.edu.tw

統一編號：1009502744
ISBN：986-82301-2-8

紀念李炳南教授
往生 2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6 年 10 月，頁 1～2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李炳南教授
往生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序

陳器文

什麼是歲月？什麼是生死？什麼是師生因緣？什麼是精神的感召？

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八日，籌備了近年「紀念李炳南教授往生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在中興大學綜合大樓的國際會議廳召開。出乎意外，會議的論文集一早就被索取一空，廳內座無虛席，會議廳的四個入口漸漸站滿著人，高腳圓凳一個個遞進廳內，使人恍然回到李老師在世弘法時，聽眾壅塞講堂內外，許多人受到精神感召，每星期由臺北、臺南、高雄趕到臺中的光景。

臺中佛教蓮社是李師遠承東晉慧遠廬山蓮社故實，在民國四十年創建；李師也是中興大學中文系創系的老師。這次由蓮社與中興大學中文系合辦的紀念研討會，蓮社社友與中文系師生，都以期待及誠惶誠恐的心情，多次就定題、徵稿、邀稿、場地、招待作切磋商議，史無前例地會前會先敦請學者就論文體例提出意見。李老在信仰上的純粹、在學術上的醇厚、在道德上的實踐乃至於詩文創作上的深造自得，若非親見親聞，若非親炙，可能難以體會。李老其人令人追思懷想，李老其學經得起檢驗探討，因此舉辦研討會，除了感性的紀念更須具有學術意

義。為避免撰稿人過於用情或泥守輩份述而不論，研討會發表的十篇論文，一致要求吻合嚴謹的論述體例；但為避免論文成為制式化的高頭講章，期望能重現李老慷慨自如的精神，研討會的同時也舉辦「李炳南教授文物展」，展出李老的衣冠文墨等手澤之遺。文物展中一條由蓮社論語講習班同學自己做的教鞭及教鞭背後的故事，份外使當天流連徘徊其間的老師、同學怵然若驚，心有感戚。

研討會開議之先，吳碧霞老師以〈俠骨詩情醇儒本色、悲心忍力菩薩真行〉為題，興會淋漓地暢述李老生平風誼。下午第四場張清泉老師發表〈雪廬老人《詩階述唐》析探〉之後，隨即蓮社樂育合唱團合唱雪廬老人的詩歌。大會結束之際，並沒有與會人士提早退散的情況，眾人有感動、豐收，光與熱的感覺，與會人士都成了孺子，反而有依依之情。

要形容李師，常令人言語難盡，得其一端：李師徒手白衣，德教事功竟燦然可觀；雄酒好劍，言行卻恭敬嚴整；大德鴻儒的風範，也能寫下悲歡交錯千餘首古詩歌。猶記當年，李師在中興中文系闃小木造的教室裡教授《禮記》，講：「不誠無物」，講「至誠如神」，聽在耳裡卻都是簡單不過的道理：「拜訪友人，見到對方父母，要如何應對呀？」「吃完飯，碗筷如何擺放呀？」似乎卑之無甚高論。再度認識自己的老師，有緣誦讀老師的詩文時，已是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逐頁翻動《雪廬詩集》，緩緩而讀，訝異越甚，李師的身影比當年更分明，仍站在闃小的教室裡桌椅之旁，言語慷慨、音量洪厚。最是感動莫明的是翻看一幀民國七十四年李師攝於東勢林場的照片，算算已是九十六高齡，李師佇立在高過人頭的蘆草叢前，手捧蘆花。這幀題〈蘆花峪攝影〉的人物照，入目所見正是言語難盡：人與蘆花，毫不般配卻又渾然天成，不由得令人連串生想：什麼是歲月？什麼是生死？什麼是師生因緣？什麼是精神的感召？「誠於中，形於外」，不誠就虛妄無物，誠，不是完成自己的人格就算了，還要能夠「贊天地之化育」，盡力成就萬物受於自然的本性。李師身教先於言教，讓眾生、讓學生懂了單純樸素的力量，懂了單純樸素的美。

紀念李炳南教授
往生 2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6 年 10 月，頁 3～9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弘儒弘佛一詩翁

徐自民

先師　雪廬老人李公上炳下南，生西安養，不覺已二十周年。醒民忝為師門一弟子，憶師昔日慈悲教誨，一言一行，皆是末法時期修學之士的良導。回憶無窮，記述不盡，只能就佛法儒學詩文簡述如下數端。

師在台中講授儒經，甚為廣泛。《大學》、《中庸》、《論語》、《禮記》、《周易》、《春秋左傳》，或全講，或選講，甚或一部經多次講授。那是針對在學校與社會不同的學者，而有不同的講解，所以一部經往往講過多少遍。師至晚年，為挽救人倫道統，特在台中蓮社創辦「論語講習班」，學員來自各級學校老師，以及社會好學慕道之士。以兩年為一期，講完上下《論》，永續辦理。在儒學衰微的今世，創辦此班，實為了不起的盛舉。

師以長年忙於講說，在儒學方面，只學孔夫子，述而不作，但若有所著述，就能發前人所未發，解決前人所未能解決的問題。例如《論語・陽貨篇》記載：「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性如何解釋，先儒之說，主要有三家。一是孟子的性善說，一是荀子的性惡說，一是揚子的善惡相混說。師以為這三說皆不足以明性義，乃引證釋典以及《周易繫辭傳》，以體相用三部分解釋此性。謂性體真空，寂然不動，動則出現形相，是謂體空相有。有形相則有業用，用作種種事業。體與相皆無善惡，業用方有善惡。性相近的近字，是指業用之前的體相。習相遠的遠字是指體相之後的業用。如吾人無形的性體，與有形的身體，未造作

任何事業時，談不上是善是惡，也談不上善惡相混。必須由相起用，造作種種事業，此事業有利於人，謂之善業，有害於人，謂之惡業，這才有善惡可言。

又如《論語・述而篇》記載：「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師列兩張講表，詳細解釋。指出道是人之心體，即是《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也就是人人本有的性體。德是由體所起的微動之相，即是《大學》所說的明德。仁與藝皆是由道德所起的業用。而仁又是業用的總根，藝則是業用的枝幹。藝的內容，概分為禮樂射御書數六類，以及一切科學與技能。師又舉《論語・顏淵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以釋孔子教育宗旨，即在立志學道，先求解決生死問題，最後成就聖人。而欲學道，則須「博學於文」以求知，「約之以禮」以實行。禮是六藝之首，禮自仁來，仁自道德來，以禮統率諸藝，則一切藝術、科技、文學，皆是行仁的工具，一則施行仁德於天下蒼生，一則開發自心的明德性體。成己成物，皆自禮始，亦由禮終。禮的本質，講恭敬，講謙讓。敬讓到極處，即是破除有生有滅的小我，顯現本有的性體，成就真常不滅的真我。依照先師解釋，博文約禮，即知即行，依次開發人人本有的仁心性德性體，是為轉凡成聖的完整體系。道德仁藝就是學習《論語》的四綱，也是儒學諸經的四綱。漢宋以來，諸儒未有如此解釋。

先師在弘傳佛法方面，各宗經論隨時並弘，然後指歸淨土，專修持名念佛，以求當生脫離六道輪迴生死，往生極樂世界，在極樂一生成佛。是謂當生成就的特別法門。其特別之處，非如普通法門專依自力成佛，亦非如國外某一宗派專依他力以求往生，而是依自力與阿彌陀佛之力，具備信願行三資糧，即在這一生成就往生極樂，謂之二力法門。師所講授的經論，難以枚舉。約略而言，有淨土五經，《大乘起信論》，唯識諸論，般若諸經，漢魏早期所譯之經，《維摩詰經》，《地藏菩薩本願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圓覺經》，《華嚴經》等，各有講表。講經之外，又有佛七開示，元旦開示，以及在各地講演，皆有講表。

師應遠方學者希求，先後創辦好幾種佛學雜誌，以及成立廣播節目供應社，製作佛法與中華文化等社教節目，供應各廣播電臺傳播。佛學雜誌歷時久而又成

績卓著者，則為《菩提樹》，以及《明倫月刊》。師在《菩提樹》雜誌設立佛學問答專欄，為海內外學者解答疑問。各地學者來函所問的問題，遍及諸宗。又有外道來函質問很多難題。師則運其智悲之筆，予以圓滿解答。後來輯為《佛學問答類編》，印行上下兩大冊，普遍贈閱。世界各國華僑學者，閱讀之後，無不歎為稀有，奉為至寶。這部《佛學問答》，還有《寓臺文存》，《弘護小品彙存》，以及師在抗日戰爭時期所著的《佛說阿彌陀經義蘊》，與《佛說阿彌陀經摘注接蒙》，皆是師的親筆著述，堪為末法時期契理契機的法寶。

師在晚年，有自美國回來的密宗之師陳某，說他在美國領導一批學人，查遍淨宗經論，沒有帶業往生之說。帶業往生既無經論根據，只有消業始能往生極樂。陳氏並將查經所得的結論寄給先師，以資問難。先師不願與他筆戰，甚至連他的姓氏也不提，特為他取箇外號，稱他為「西坡」。指出西坡之說不能成立。彼說帶業往生於經無據，實則經中處處皆有帶業往生之義，例如經說極樂無三惡道，有人天道，明有帶業往生之人。研究佛經，當如佛說「依義不依語」。必欲查出經中有「帶業」二字，方算有據，那就是「依語不依義」了。依彼所說「消業往生」，如果消業未盡，皆是帶業，如果消盡，即是業盡情空，已經成佛了，何必再說往生呢。師在往生前二年，遇此問題，將在臺中慎齋堂元旦講述〈修淨須知〉時，明確辨正。由諸弟子記錄在《修學法要》中。佛法當生成就，即在淨宗念佛法門。淨宗念佛法門所以能為當生成就之法，即在帶業往生之義。如果把帶業往生的經義改為消業往生，即是把淨宗念佛法門改為普通法門。當生成就之法從此就被毀棄了。此一嚴重問題，先師在往生前予以解決，如來正法得以護持不變，幸甚，幸甚。

先師不但是一位弘儒弘佛的老人，更是一位詩翁，詩作甚多，弘傳詩道最力。早年在故鄉山東，以至戰時在四川，勝利後在南京等地，多與當時同有雅好的詩人嚶鳴雅集。例如莊太史心如，王獻唐，孔上公，屈翼鵬，傅覺夢，強小競，潘第雲，馬一浮，呂今山，董西峰，劉子裘，樊漱圃，陳雪南，蔣逸雪，趙阿南等，皆與師時相唱和，盛極一時。其中莊太史，長師三十歲，師以師事之。另有

馮玉祥從師學詩，執弟子禮，不在唱和之列。師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民國三十八年，隨奉祀官孔上公遷來臺中，公餘之時，著重教詩，與同好唱和者除孔上公外，陳定山、呂佛庭等，少數時賢而已。師至臺中，創建臺中市佛教蓮社，以及其他聯體機構，長年講授儒經內典與詩文。後又應聘在中興大學、靜宜女子文理學院、東海大學，講授唐人近體詩、古體詩，唐以前歷代古體詩。各校諸生，或大學部，或研究所，受教一年，即能習作合乎法度的近體詩，足證師之教授有方。

師為諸生精選唐詩古近體一百首，評加注釋，題為《詩階述唐》，詳細講解，令其吟詠欣賞，引起習作興趣。習作時，先學對聯，然後學作絕句，以及律詩。絕律學有基礎，再學古體。循序而進，效果甚佳。《詩階述唐》以外，師又編著《聲調舉隅》，《吟誦常則》。這三本書，是初學詩者最佳的基本教材。此外又有學詩二十字訣，以八句偈傳授學者：「外式句字聯段章，以及聲韻體譜格。超象穩響境氣神，考據事時人地義。詩本分此二十端，作者當知前十五。講解更向後五求，庶不棄珠空買櫝。」這八句偈，是師一生作詩教詩的經驗談，堪為學習作詩與講解的訣要，師為傳授詩道，和盤托出。有心學詩者當奉為至寶。

教詩，是師的一種興趣，作詩更是興趣。師作的詩，在《雪廬全集》中的《詩集》，有上下兩大本，分為七卷，即〈燹餘槁〉、〈蜀道吟〉、〈還京草〉、〈發陳別錄〉、〈浮海集〉、〈辛亥續鈔〉、〈雪窗習餘〉。《尚書・舜帝》說：「詩言志。」《論語》孔子說：「志於道。」師詩是言志之作，是有道之詩。詩集中有古體，有近體，比興之法其多，賦則抒情寫景，異於議論文辭，能以感人，能以引人出塵之思。展讀師的《詩集》，自能潛消俗慮，而起向道之心。《詩集》中的古體皆長，茲謹錄近體若干篇，以資引發讀誦興趣。

〈殘篇〉：茫茫宇宙千秋史，似賸殘篇認雪泥。滿眼石郎兒帝業，卻無裴度下淮西。（實美注：各省督軍，儼然唐之藩鎮，且多受外夷卵翼。〈燹餘槁上〉。）

〈悔〉二首：（一）人事天心兩不知，迂論深悔刺當時。群山孰是中流柱，爾縱貪瞋我亦癡。（二）青蓮花下禮空王，呵壁懷沙枉自傷。熱淚從今歸淨海，

教他有力載慈航。〈燹餘稿下〉

〈蘇州報國寺瞻塔〉：寶幢湧出梵王宮，檐拂飛雲角挂風。無數寒鴉纔入定，半天鈴語月明中。〈燹餘稿下〉

〈入蜀〉：聞道錦城好，來從蜀國遊。彩雲開白帝，春浪漲黃牛。季世簡書短，中原金革稠。挂帆日西去，江水自東流，〈蜀道吟上〉

〈夜起〉：一夜鄉心萬里愁，鵑聲引夢到齊州。殘更覺起搴帷看，煙滿寒江月滿樓。〈蜀道吟上〉

〈空警〉：馳騖紅塵起，裂雲胡哨哀。花鈿陌上靜，鐵羽霧中來。斷脰懸枯樹，崩梁枕劫灰。看誰似后羿，一射挽天回。〈蜀道吟上〉

〈遊　國府主席林公高樂山館〉：晴江抱檻綠沄沄，仙館堦墀草色熏。蕉葉障天春有雪，梅花滿澗水流芬。凌霄超出三千界，排闥飛來九疊雲。傳道塗山賓萬國，樂歌餘響至今聞。〈蜀道吟上〉

〈雨花臺〉：野棠花謝柳條青，亂塚遙連木末亭。六代如煙春似夢，鳥啼人去雨冥冥。〈還京草〉

〈心會〉：誰信修羅力，能降帝釋天。雕戈紛界內，慧眼定池邊。隨處波常靜，無時月不圓。此機心有會，一笑境湛然。〈還京草〉

〈山寺〉：愛往破山寺，閑參無字禪。群峰遮去鳥，眾壑納飛泉。虎起鳴當路，僧來笑仰天。溪橋分手處，野竹綠搖煙〈還京草〉

〈松竹坪〉：長松修竹翠凌雲，不受人家灌溉恩。縱或四時霖雨少，奈他天地結靈根。〈發陳別錄〉

〈寇機〉：金鳶鐵卵嘯晴空，萬物全銷一炬紅。聞道有窮能射日，願除妖孽借雕弓。〈發陳別錄〉

〈將發九江望匡廬〉：匡廬辨未了，風急掛秋帆。湧浪催舟去，遊心到口緘。江天一回首，雲霧萬重巖。遙想鑪峰瀑，銀濤下綠杉。〈陳發別錄〉

〈清明郊步〉：梨花如雪柳如煙，阡陌縱橫繞墓田。遊客古人誰是主，清明郭外夕陽天。〈發陳別錄〉

〈渡海〉：流人無寄地，海水欲吞天。麻姑杳難遇，不得問桑田。〈浮海集上〉

〈讀普賢行願品有感〉：讀罷普賢願，羅胸字盡珠。微微開慧眼，箇箇在泥塗。心未等人我，誰甘勞體膚。垂頭四向泣，此泣泣楊朱。〈浮海集上〉

〈晚歸〉：飛花片片逐輕衫，踏月緩歸人兩三。詩境今宵最清處，綠川橋北柳川南。〈浮海集上〉

〈殘燭〉：未改心腸熱，全憐暗路人。但能光照遠，不惜自焚身。〈浮海集上〉

〈登臨〉：登臨俯仰地天空，彷彿從知造物情。大海能容隨浪起，廣田無主任人耕。渾淪何有中邊際，尷尬強分漢魏名。已悔逝年皆井坐，來朝或不吝心生。〈浮海集下〉

〈海中〉：天捲浮雲海捲濤，煙山寥落似鴻毛。龍宮帝闕人何往，莞爾無言手一簞。〈浮海集下〉

〈偶得〉：書味回時夜氣清，心苗得雨放新晴。乾坤今古渾無事，惟有湛然月色明。〈浮海集下〉

〈阿姆斯壯登月後述懷〉：遺貌嘗聞解取神，舉杯依舊兩情親。漢時關上秦時月，未減清光照世人。〈浮海集下〉

〈醒來〉：醒來忘卻是何年，身似浮漚夢似煙。今夜流光今夜月，雲天非復舊雲天。〈辛亥續鈔上〉

〈觀海〉：包地涵天量自寬，茫茫八表湧濤瀾。從無一象能超外，知有真源欲話難。日月虛空圓鏡印，蛟龍世界萬宮蟠。人間列國衣裳會，幾片東流據沫團。〈辛亥續鈔上〉

〈雨象答或問〉：西風初起未開天，窗度流雲樹掛泉。且喜吾家多舊物，遊依簑笠臥依氈。〈辛亥續鈔中〉

〈歲九十自輯詩稿有感〉：搜腸嘔血識辛酸，不入朱絲丁字闌。七十春秋千五首，天教留與後人看。〈辛亥續鈔中〉

〈幽居月夜〉：如舟小屋繞煙蘿，開牖平鋪素月波。便覺天低人在上，可將吾足濯銀河。〈雪窗習餘〉

〈明倫月刊增廣頌〉：數篇論語安天下，六字洪名出世間。易簡聖言辭不費，邦家文物誓追還。雲興眾望龍行雨，霧久深藏豹澤斑。魚墨黿鼉終勿用，蛙鳴日夜厭癡頑。〈雪窗習餘〉

〈石岡五福神木〉（樟栴榕朴相思五樹根幹互交成林數千年物奇觀也）：連理盤根五樹同，如雲結蓋自洪蒙。高天永夕篩明月，勝地皆春暢惠風。文獻足徵箕子範，彝倫垂象舜臣功。菩提草木聞圓智，願汝今歸古大雄。〈雪窗習餘〉

〈吾廬〉：獨坐青氈四壁書，三千世界乃吾廬。偶爾無心常矯首，不知何處是鄰居。〈雪窗習餘〉

〈蓮薰〉：憐君局隘囿山丘，不識逍遙天外遊。樂鳴風樹心開悟，蓮海香薰石點頭。〈雪窗習餘〉

《論語・陽貨篇》記載：「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觀群怨在《雪廬詩集》中皆有之。先師生於清朝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以九十七高齡生西於民國七十五年，歲次丙寅。在這一百年間，世事變遷，民生困苦，觸動先師悲天憫人的心懷，發而為詩，所以皆能興觀群怨，且能貫通儒學與佛法所說的心性之道，融會在詩中，蘊含無盡的智慧之光，可以照亮人心，看見儒佛之道的可貴，了解世間天災人禍，人類生老病死，一切問題，唯有儒佛之道可以圓滿解決。

先師生西前兩年，預知時至，即召諸弟子，特別訓示，務須維護臺中蓮社以及各聯體機構的道風。各人自行化他，都要敦倫盡分博文約禮以學儒，教研諸經，指歸一句洪名，老老實實的念去。大家也要學詩，願意習作，固然很好，否則亦應常常吟誦古人詩，以助研經悟道。言訓之外，師又將其法像放大題賜諸弟子。兩年之後，安然歸西。醒民不敏，當時未能甚解先師的心意。迨師往生後，醒民不時在夢中晤師開訓，始知師以弘儒弘佛賦詩三大著作留在世間，為諸弟子以及一切有心學道的人士自度度人的寶典。先師慈悲，可謂無窮。

紀念李炳南教授
往生 2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6 年 10 月，頁 11～24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雪廬風誼
——俠骨詩情醇儒本色　悲心忍力菩薩真行

吳碧霞*

學人是個眇爾小子，對於雪公，不敢妄下評斷；又是雪公的晚期弟子，雪公的早年事蹟，也只能從年表或師友口中得知，所以這次報告，多從雪公自己的詩集或講課、談話中取材，少部分兼採雪公哲嗣李公子，及受教過的弟子的轉述，當然，學人也在座下，有許多身臨其境的事實與感受。

其實，雪公在學人的心中，還鮮鮮活活地活著。老人家雖然往生已經二十年，可是，讀詩集、翻筆記，心神與之相遇，也可以說他是「今現在說法」！[1]再者，學人也無意把雪公雕塑成「偉人」的塑像，一旦變成塑像，便只合高高地供奉在台上，僅供頂禮膜拜，與雪公的基本精神大異其趣－－雪公是走下來與大家在一起的，他的俠骨，他的詩情，他的儒者本色，完全體現在生活當中；他的慈悲心，他的忍耐力，他的菩薩行持，也都融入在他的所作所為上。時至今日，親炙過的弟子們，都在他藍灰的眼神凝注下；當時上課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也都一幕幕地重現。雪公的事功真不少，但是我們所領納的，是老人家事功背後的那股精神，那般風範，以下，謹就副標題所示，提出來與諸位報告。

---

* 國立台中女中國文教師退休，現任慈馨兒少之家教育長。

[1] 引自《佛說阿阿彌陀經》:「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

一、俠骨

首先，介紹雪公的基本資料：雪公姓李，諱豔，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別署雪僧、雪叟、雪野、海漚、一漚。弟子都尊稱為雪公。在清光緒十六年，民前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一年，歲次庚寅臘月初七日，誕生於「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東濟南，舊址在南券門巷三號。卒於民國七十五年，西元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夏曆丙寅年三月初五日，春秋九十有七。

雪公早年，據與他「一見便知己」[2]的孔奉祀官德成先生戲稱，是「現代周處」，這位現代周處，「雄於酒，好劍術」，「排難解紛，久有魯仲連之稱」，[3]的確，雪公的心中，也自以為是魯仲連的私淑弟子，在他〈私淑〉一詩中道：「魯連不愛金，為展平生志，陶潛不好名，善養浩然氣，二公皆我師，千古淑其義，……」[4]所以老人家為「俠客」下的定義是：「只有恩讎重，由來性命輕」是「不必留名姓，是非天下心。」(〈俠客〉)並且要與天下俠客共肝膽，以「寶劍定知音」，[5]諸位不要以為這是口中說說而已，老人家可真的學了一套梅花劍。據李公子〈回憶父親〉一文中曾敘道：「父親在晚飯後，喜歡練習劍術，常常見他在月光下揮舞著一柄古劍，閃閃發出寒光。」[6]諸位試想，雪公在年輕時，月下舞劍，是何等英姿颯爽啊！怪不得國大代表蔡運辰先生說雪公：「迄今年登八十(民 58 年)，起坐便捷，步履輕利，望之如五十許人。」[7]而年紀大了以後，碰到不平事，還常常希望俠客能挺身而出，他有一首〈贈俠客〉的詩說：「欲平恩怨劍長磨，高

---

[2] 見徐昌齡〈故舊來函〉，《明倫》月刊 164 期。

[3] 見《李炳南老居士全集．雪廬詩集》(上)，呂鴻陞〈燹餘稿序一〉，台中青蓮出版社，頁 6。

[4] 《雪廬詩集》(下)，頁 151。

[5] 《雪廬詩集》(上)〈俠客二首〉，頁 211。

[6] 李俊龍〈回憶父親〉，《明倫》月刊 193 期，頁 22。

[7] 《雪廬詩集》〈雪廬述學彙稿序〉，頁 13。

唱堂堂正氣歌，誰肯續修游俠傳，今人比古負心多。」[8]學人以前在座下曾聽他老人家說：「有人被欺負了，我決定要管這檔子事，後來那被欺負的了了，我還不了呢！」又說：「既經應許，我就是傾家蕩產，也全力以赴！」即便到老來，氣力有所不及，還常「秉燭檢青史，臨風看寶刀」，[9]各位，這股俠客精神，魯連道義，也見諸行事。李公子曾回憶：

> 那時候，內戰頻繁發生，水災蝗災輪番降臨，很多農民流離失所，父親與當地士紳創辦災民收容所，在縣城的東關外募捐救濟款，修建了住房，籌辦了糧食，災民的衣、食、住，都得到妥善的解決，……有一年，莒縣發生內戰，城外是中央軍，城內是北軍，動用了飛機大砲，戰爭打了一個多月，軍民死傷很多，城內糧食斷絕，父親與當局協商後，冒著生命的危險，縋城去城外，與對方談判停戰事宜，幾經往返，終於達成協議，和平解決，使全城的生命與財產，免受更大的損失。有一次，又發生戰爭，縣長棄城而逃，政務無人管理，當地士紳公推父親代理縣長，維持局面，俟時局緩和，將職位仍讓於後來者……[10]

諸位想想，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中，誰敢鐵肩擔道義？縋城說敵，難道沒有生命危險？雪公果真是「由來性命輕」啊！而這般久鍛而成的俠客賦性，深入骨髓，也變成老人家日後「插劍皈佛」，[11]視萬難如平常，能貫徹菩薩事業的生命素質。

---

[8] 《雪廬詩集》(下)，頁 114。

[9] 《雪廬詩集》(下)〈懷恩〉，頁 276。

[10] 李俊龍〈回憶父親〉，《明倫》月刊 193 期，頁 22。

[11] 見《雪廬詩集》(上)〈插劍皈佛〉，頁 292。

二、詩情

以下，探討「詩情」之前，先說一段雪公自述積學的經過。老人家說：「我足足有五年的時間，每日臨睡前，背詩幾首，隔天醒來先不起床，複習昨夜背的，有漏字，就自己補，然後找出原詩來對，一核對，發現怎麼也比不上人家，但也因此，眼力漸漸增加，筆下分寸也有了。」每當看到我們作詩找資料、查韻腳時，他就笑道：「你們真是失學的一代！一部全唐詩，都在我的肚子裡，你們要好好學，學到家，筆一提起來，字就從筆尖掉了下來。」——諸位可別以為雪公從此提筆便寫，其實老人家是很注重文字錘鍊的，他的詩稿，送給幾位弟子，都是一粘再粘，（以前沒立可白，雪公是用剪紙粘上去的）等穩妥了，才正式鈔到詩集裡去。老人家常與我們說，只要改一個字，就一動百搖，沒作過詩的人，大概也難體會個中艱辛吧！

艱辛歸艱辛，卻是不吐不快！雪公在《雪廬詩集・辛亥續鈔小引》中自述：「諦觀夫禽獸食人，能無動是非之心耶？而興觀群怨，交感於中，有不得已於言者，無已，則吐之為快。」[12]〈詩興〉裡說：「磊塊橫胸消始快，江河下筆放難收。」[13]而〈詩因〉中也說：「無邊橫逆填胸次，不盡清詞吐筆端。」那是因為「詩思浩蕩涌濤闊」，[14]已形成煞不住的情勢了，可是這些詩思從哪裡來？國大代表周慶光先生說：「以一代之宿儒大德，寫一代之情懷、景物、遭遇、因緣，與夫變亂史實，允堪珍若瑰寶，雒誦久遠而不替矣！」[15]

諸位不妨想想看，經歷六朝的雪公，對動蕩的國家局勢，能無所感嗎？他的〈六朝夢〉題目下有注，說六朝是指清末、民初、洪憲、復辟、北伐、易幟東

12　《雪廬詩集》(下)，頁 4。

13　《雪廬詩集》(下)，頁 314。

14　《雪廬詩集》(下)，頁 314。

15　《雪廬詩集》〈雪廬詩文集序〉，頁 19。